

作者簡介

蕭旭，男，漢族，1965年10月14日（農曆）出生，江蘇靖江市人。中國訓詁學會會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員，江蘇省語言學會會員。現在靖江廣播電視臺工作。

無學歷，無職稱，無師承。竊慕高郵之學，校讀群書自娛。出版學術專著《古書虛詞旁釋》、《群書校補》（廣陵書社2007年、2011年出版），參編《靖江方言詞典》（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20多年來，在海內外學術期刊《文史》、《中國語文》、《古漢語研究》、《語言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江海學刊》、《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湖南省博物館館刊》、《古籍研究》、《傳統中國研究集刊》、《文津學志》、《人文論叢》、《漢語史學報》、《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國文字研究》、《語言研究集刊》、《澳門文獻信息學刊》、《書目季刊》（臺）、《敦煌學研究》（韓）、《東亞文獻研究》（韓）、《中國語學研究·開篇》（日）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100餘萬字。

曾任《嘉定王鳴盛全集》編委，新版點校本《史記》外審專家之一，二書中華書局分別於2010、2013年出版。

提 要

《淮南子》21卷，「牢籠天地，博極古今」，是西漢以前學術集大成之作。是書文辭古奧，多用淮楚方俗語辭，是兩漢最難讀的書之一。東漢許慎、高誘曾為之作注（今本二注相雜）。有清以降，眾多學者整理此著，成就斐然。王念孫作《讀書雜誌》，其中《淮南子雜誌》王氏用力最勤，所得最多。然千慮一失，智者難免。析疑訂誤，固有俟乎方來者也。

本書以《道藏》本為底本，廣泛參考相關校釋著作，包括高誘注、許慎注、陳觀樓《正誤》、王念孫《雜誌》、劉台拱《補校》、顧廣圻《校補》、陶方琦《許注異同詁》、錢塘《天文訓補注》、蔣超伯《讀淮南子》、李哲明《義訓疏補》、吳汝綸《點勘》、劉家立《集證》、易順鼎《許注鉤沉》、陶鴻慶《札記》、吳承仕《舊注校理》、楊樹達《證聞》、方光《要略篇釋》、劉文典《集解》、胡懷琛《集解補正》、于省吾《新證》、劉盼遂《許注漢語疏》、沈延國《補證》、向宗魯《簡端記》、馬宗霍《舊注參正》、徐仁甫《辨正》、王叔岷《斟證》、蔣禮鴻《札記》、劉殿爵《札記》、鄭良樹《校理》、于大成《淮南雜誌補證》、張雙棣《校釋》、何寧《集釋》、趙宗乙《札記》、陳廣忠《斟證》，以及清代以來各種涉及《淮南子》的學術筆記。在前修、時賢的基礎上作校補，其誤者正之，是而不盡者申證之，諸家未及者補之。

我崇尚「考本字、探語源、尋語流、破通假、徵方俗、系同源」的治學理念，故所作校補，非僅僅對甲本乙本，查查字書韻書，寫寫敘錄校記而已，此有異於時下之流行者也。

《淮南子校補》序

靖江蕭君旭，一心務於學術，時值盛年，積學頗豐，故其成果迭出。繼2007年出版《古書虛詞旁釋》之後，今年又出版《群書校補》四冊，校補文獻30多種，洋洋百萬餘字，不久又以《淮南子校補》書稿見示，囑余作序，心有難焉。出版《群書校補》前，亦囑余作序，本已應允，後得知已有三君賜序，因借故推辭，實有私心在焉。因爲人作序，要麼資歷甚高，名望甚大，要麼學識甚豐，術有專攻；自念諸端無有，妄發議論，於學術無益，於私心不安，加之手頭文債甚多，向來不習慣中斷思維，另起拙筆。思及徐復師生前多爲人作序，其旨重在提攜後學，鼓舞同道，故不作他想，姑且爲友君致贊許之情耳。

《淮南子》一書，堪稱難治。《漢書·藝文志》列入雜家，所謂「兼儒、墨，合名、法」，實爲劉安之前傳世文獻的彙編，足見其內容之廣博。高誘序云：「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而道家之文獻，又比儒家之言更深奧，前賢時修，治者甚夥，眾說紛紜，莫能一是焉。多年前就聽說師兄王繼如教授攻治《淮南子》，迄今未見問世，亦可見其難焉。

蕭君在《群書校補》的基礎上，廣泛收羅，古今中外，紙質專著論文，乃至網上資料，幾乎殆盡。蕭君自謂經史子集，帛書竹簡，敦煌寫卷，佛經音義，皆所涉及；遵循清儒軌躅，考本字、探語源、尋語流、破通假、徵方俗、系同源。所成《淮南子校補》，計2043則，或引證，或補充，多發前人所未發，對別人的錯誤之見，直摘註謬，可謂率真者也。其間條目，多則七

八千言，如《俶真篇》第7條；少則數字，如《齊俗篇》第72條，皆以求真爲準的。其間精義，讀者自能明之。茲舉一例以明之，如《天文篇》第5條補充汪維輝先生之說：

……汪維輝謂「豔」釋爲「火焰延伸（延及）」，指出「今天寧波話仍有此語，如『火豔出灶外了』，『火豔上屋簷了』。」汪說甚是，靖江亦有此語。汪先生又曰：「『豔』當是一個借音字，查《廣韻》、《集韻》，未得本字……這個『豔』在當時可能就是一個吳方言口語詞。」茲爲汪說補證，又據以上引證，恐非吳方言所專有。敦煌寫卷 P.3078V《禮懺文》：「男抱熱豔銅柱，女臥赤鐵之床，遍體焦燃，舉身烘爛，俄然粉碎。」「豔」當讀爲「焰」，可爲旁證。

學術之所以能薪盡火傳，是因爲存在一條螳螂捕蟬將有黃雀在後的生物學規則。細讀此書，也難免存在值得進一步商榷和加工之處，今舉例說明之：

如：「《齊俗篇》(19)：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高注：律知陰陽。按：知，《文子·下德》同；《御覽》卷13引作『和』，《劉子·心隱》亦作『和』。王叔岷謂『和乃知之誤』，趙宗乙謂『知當爲和』，趙說俱矣。」

此條中「知」與「和」，作「知」固是，若能補充致誤之由，讀者得益更多。《戰國策·趙策》「觸龍說趙太后」中「和於身」，帛書文字作「知」，實爲一字而當時寫法互通。

《淮南》一書，多引《莊子》，余教學《莊子》十幾年，其中許多詞語因難以得旁證，未能確詰，茲舉兩例說明之：

如：「《主術篇》(17)：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飢飽，達其怒恚。按：《莊子·人間世》、《列子·黃帝》作『時其飢飽，達其怒心』。敦煌寫卷 P.3454《六韜》：『時其飢飽，達其恚怒。』時，讀爲伺。適，節也。達，向宗魯、呂傳元、王叔岷據《莊》、《列》校作『達』，是也。楊樹達校『達』爲『違』，何寧駁之。郭象注：『知其所以怒而順之。』達，知也。」

此條「違」與「達」，詞義相關，《淮南》意改作「違」。作「達」固是，《說文》辵部：「達，行不相遇也。」又「違，離也。」「違其怒恚」或「達其怒心」，皆指避開虎豹犀象之怒心。《莊子》郭象注多闡發大義，而訓達爲知，未有理據。

又如：《覽冥篇》(35)：臥倨倨，興眇眇。高注：倨倨，臥無思慮也。眇眇，視無智巧貌。按：《莊子·應帝王》：「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又《盜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王念孫據校「眇眇」為「眇眇」，是也。《論衡·自然》：「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亦其證。于于，或作「舉舉」、「與與」、「吾吾」、「悟悟」、「衙衙」等字形，形容「暇豫」。

此條「于于」釋為暇豫，於義可通。竊以為可另作他釋，今詳申之。《盜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郭象注：「于于，廣大之意。」成玄英疏：「于于，自得之貌。」曹礎基：混混沌沌的樣子。(居居，安穩的樣子。)《應帝王篇》：「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曹礎基：于于，愚昧無知的樣子。(徐徐，安閒自得的樣子。)成玄英疏：徐徐，寬緩之貌。司馬彪：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簡文：徐徐于于，寐之狀也。郭慶藩：于于，即眇眇。眇，張目也。《淮南·俶真篇》：「萬民睢睢眇眇然。」高誘注：「睢睢眇眇，視聽之貌也。」此注誤。《呂覽·覽冥篇》：「臥倨倨，興眇眇。」高誘注：「眇眇，無智巧貌也。」眇，一本作「眇」，應誤。考《列子·黃帝篇》引《老子》曰：「而睢睢而眇眇，而誰與居？」楊伯峻案：「睢、居為韻，古音同是魚部之平聲。」(中華書局本 80 頁)朱駿聲認為「睢」是「眇」的誤字，其說甚是。(朱駿聲《定聲》598 頁)按《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曹礎基釋為相應和的聲音，是依據李頤所云聲之相和也。《天地篇》(十二)：「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成玄英疏：「於于，佞媚之謂也。」《釋文》：「於于並如字，本或作吁吁，音同。司馬云：誇誕貌。一云：行恩之貌。」林希逸《口義》釋於于為自大之貌，誤。郭慶藩引郭嵩燾曰：「於、于字同。於于，猶于于也。」據「徐徐」，崔本作「祛祛」，與「居居」，與「睢睢」皆是魚部字。各種異文同義。于于，當從李頤的解釋為聲之相和也，即發出一種自然的聲音。大自然可以唱于，百姓起則于于，皆屬自然狀態，而孔子的於于，也是從聲音說，但擬聖、蓋眾、賣名聲等，則遠離自然了，所以莊子通過為圃者譏諷之。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為序。

方向東

2011 年 12 月 25 日

寫於南京師範大學

關於《淮南子》的幾個問題

——蕭旭《淮南子校補》序

(一)

我國先秦特別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文化輝煌燦爛，構成了華夏民族後世文化的奠基石，諸子百家的著作在世界文化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到了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和西漢前期的《淮南子》，則是對此前已經發展了數百年的學術文化思想予以整合與昇華，成為雜家的代表作。作為雜家的《呂氏春秋》和《淮南子》視野開闊，相容並包，如同蜜蜂兼采，沒有明顯的門戶之見，可謂「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註1〕，故《呂氏春秋》和《淮南子》能成為我國先秦以來學術文化思想集大成的文化巨著。其體大思精，弘博淵妙，與世界上任何民族的任何文化名著相比都毫無愧色。

《文心雕龍·諸子》稱：「《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大略也。」《淮南子》與《呂氏春秋》的一個明顯的區別是《淮南子》文采麗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呢？從學術文化史看，《淮南子》的文采風流是繼承了戰國時代的作為楚文化系統的《莊子》和《楚辭》的文學傳統，所以能夠汎採而文麗；而《呂氏春秋》更是代表了西北方剛勁簡直的文風。二者的不同實際上是我國最早的南北文學風格的不同，是《詩經》與《楚辭》的不同的延續和發展：《詩經》與《楚辭》文風的不同是南北文學在詩歌風格上的不同；《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的不同是南北文學

〔註1〕語出陸機《文賦》。

在散文風格上的不同〔註2〕。南北文學這樣的歧異一直貫穿我國整個文學史。

《淮南子》能這樣文采麗雅，其原因主要是漢初以來楚文化流行於帝王和上層貴族之中，作為貴族文化產物的《淮南子》自然受其影響；而楚文化之所以輝煌燦爛，在北方的儒家文化之外能夠別開生面，重要原因就是楚文化是非常開放的文化，精神自由，能夠相容並包，不斷吸納異文化，絕不作繭自縛，這是楚文化與北方的儒家文化明顯的不同。我們略舉數端，以窺豹一斑。1、作為楚文化系統的《莊子》、《楚辭》、《淮南子》都有大量的神話，誇張浪漫，富於幻想，這與北方的儒家文化、法家文化完全不同；我們可以說我國神話大規模進入文學領域是創始於楚文化；2、《楚辭》有明顯的情色描寫。作為楚文化的《神女賦》、《高唐賦》甚至描寫人間君王與神女發生性行為；這樣的文學意象完全不見於北方的文學系統。因此，楚文化的一大特徵是性開放〔註3〕，與儒家文化不同；3、楚文化不受儒家文化或周禮的約束，追求享樂的風尚很明顯，這在《楚辭》中的《招魂》、《大招》中反映得很具體；4、楚文化重視哲學性，而儒家文化更重視倫理性，二者在精神上頗不相同；由於《老子》、《莊子》都是楚文化系統，所以似乎可以說我國真正的哲學思想發端於楚文化；而《淮南子》是楚文化哲學思想的集大成者。正是由於楚文化有文采風流和睿智哲學的傳統，這最終孕育了東晉時代楚文化的殿軍巨擘葛洪及其《抱朴子》內外篇，為唐以前的楚文化做了最後的昇華，與《莊子》、《淮南子》先後相輝映；5、楚文化沒有華夷思想，而儒家文化一直重視華夷之別；正因為如此，楚文化才比儒家文化更加開放自由，海納百川，不捐細流，善於吸納異文化；這成為後來我國道教文化的一大特徵〔註4〕。溯

〔註2〕 近代學者譚廷獻《復堂日記》三稱《呂氏春秋》「尋其脈絡，篇篇銜接，義義相生，文章之妙，《淮南》不能及也」。這是說《呂氏春秋》篇章分目詳細，結構緊密，易於循覽，而《淮南子》篇目較粗略。若謂《淮南子》文章之妙不如《呂覽》，則未必然。

〔註3〕 《文心雕龍·辨騷》論《楚辭》：「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同篇稱：「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全唐詩》卷354劉禹錫《觀柘枝舞二首》：「燕秦有舊曲，淮南多冶詞。」

〔註4〕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收入《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11年精裝版）284頁有一些精彩的論述：「六朝以後之道教，包羅至廣，演變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會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貫吸收。凡新儒家之學說，幾無不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之佛教為之先

其源流，不得不追溯到先秦的楚文化；6、在楚文化中，除了《離騷》用香草美人象徵君臣之外，其他的文學作品更是純粹的文學，並沒有多少政治理想或美刺的寄託。《楚辭》中的《漁父》是直白地表示屈原不願同流合污的人格操守，更重要的是通過漁父之口表達了楚文化思想中存在對屈原憤懣沉江的批判。也就是說屈原自殺在當時的楚文化中就是受批評的，屈原沉江的行為違背中國文化中的「明哲保身」的精神〔註5〕，歷來為我國知識份子所詬病，始終沒有成為我國文化人的楷模〔註6〕。後世讀書人喜歡《楚辭》只是喜歡借《楚辭》來消愁遣恨，來抒發心中的不平〔註7〕，一般不會效法屈原沉江，他們更喜歡像《遠遊》一樣去求取神仙般的長生不老之法〔註8〕，既遠離塵世的紛擾，也可以修煉長生之術。《漁父》表達的是與世浮沉的人生哲學，而不是任何象徵或寄託，與《離騷》在精神上完全相反。而《詩經》的傳統是美刺，其精神就是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這與楚文化不同。

(二)

關於《淮南子》的作者問題。學術界一般都認為《淮南子》的作者是淮南王劉安。實則，劉安雖篤雅好學，卻非《淮南子》的作者，最多算主編，猶如呂不韋乃《呂氏春秋》的主編，而非作者。若謂呂不韋這樣的投機商人能夠自己創作一部《呂氏春秋》，天下恐無人能信〔註9〕。更考《史記·淮南

導。……至道教對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無不儘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說以後，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之教義。此種思想上之態度，自六朝以來亦已如此。雖似相反，而實足以相成。」則道教思路開闊，善於吸收異文化，在我國是很長久的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其實是來自先秦時代的楚文化。學者對此學術源流似乎多未明瞭。

〔註5〕參看班固《離騷序》。又《文心雕龍·辨騷》：「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

〔註6〕唐朝的李白甚至譏笑屈原殺身貪名，與刺客同類。如李白詩《笑歌行》：「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不過有人說此詩非李白所作，但無論如何唐朝人有這樣的思想意識）。李賀《相和歌辭·筮篋引》：「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誠為愚。」

〔註7〕如清朝的納蘭容若。

〔註8〕如李白《秋夜獨坐懷故山》：「小隱慕安石，遠遊學屈平。」

〔註9〕近代大儒劉師培《讀左札記》（收入《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稱：「《呂覽》一書多成於荀卿門人之手（劉申叔公自注：安吳包氏亦有此說）。荀卿為《左氏春秋》之先師，故《呂覽》一書多引《左氏》之文。」可知劉申叔等學者認為《呂氏春秋》是出於荀子的眾多弟子之手。此說定有

衡山列傳》《索隱》引《淮南要略》云：「(劉)安養士數千，高才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陳由、伍被、毛周、雷被、晉昌，號曰八公也。」〔註 10〕這是八公之名的最早出典。東漢學者高誘《淮南鴻烈解敘》：「初安爲辯達，善屬文。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甚尊重之，詔使爲《離騷傳》。自且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高誘明言《淮南子》是蘇飛、李尚等八人還有大山、小山共同所著。後世不甚言及大山、小山，而神化蘇飛等八人，稱之爲淮南八公〔註 11〕。考《宋書·樂志三》古詞《善哉行》：「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

根據，而不甚爲學術界所知。

〔註 10〕 光華按：此文不見於今本《淮南子·要略》，當是佚文。

〔註 11〕 西晉的干寶《搜神記》卷 1《淮南八公》條不列八公姓名，只言其能返老還童，略謂：「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旬，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毛羽兮；升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干寶已不言八公爲學者，但能駐衰長生，似乎還沒有突出其他的神通。干寶筆下的八公顯然是仙，而不是神。到了東晉大學者葛洪《神仙傳》卷 6《淮南王》（參看胡守爲《神仙傳校釋》，中華書局 2010 年版）所列出的八公姓名全是寓託，與高誘《敘》完全無關（後來唐末五代的杜光庭《錄異記》卷 1 所述八公姓名全本葛洪，顯然是模擬《莊子》的技法。這說明淮南八公到了東晉時代已經被神化，是典型的神仙了，比起干寶《搜神記》的八公已經更具神通了。後來唐詩中大量歌詠淮南八公說不定主要是根據了葛洪《神仙傳》的《淮南王》篇，而不是高誘《敘》。因爲高誘《敘》中的淮南八公主要是學者形象，而不是神仙。而《神仙傳》中的八公已經是神仙，法力無邊，「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魘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葛洪並沒有言及八公的學問和哲學思想。高誘筆下的八公和葛洪筆下的八公明顯是不同實質的，這種不同是黃老學派與神仙道教的不同，其時代變遷之跡甚爲明顯。八公的形象大致的演變過程是思想弘通的黃老學者（東漢以前）→能長生的仙人（魏晉時代）→神通廣大的神仙（東晉已降）。

門，饑不及餐。歡日尙少，戚日苦多。何以忘憂，彈箏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樂府詩集》卷 58 有《八公操》，又名《淮南操》，分明指淮南八公。《全唐詩》卷 50 楊炯《和輔先入昊天觀星瞻》：「漢君祠五帝，淮王禮八公。」又卷 127 王維《贈焦道士》：「海上游三島，淮南預八公。」又卷 166 李白《白毫子歌》：「八公攜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又卷 173 李白《寄上吳王三首》之一：「淮王愛八公，攜手綠雲中。」又卷 480 李紳有詩曰：「未登崖谷尋丹灶，且歷軒窗看壁題。那遇八公生羽翼，空悲七子委塵泥。」甚至安徽省鳳台縣東南的八公山也是以淮南八公而得名〔註 12〕。唐代詩人有不少詩詠淮南八公或八公山。淮南八公在唐朝可謂名不寂寞，這自然與唐朝崇尚道教、追慕神仙有密切關係。更重要的是淮南八公成爲後來八仙過海的八仙的最早來源〔註 13〕。因此，可以說淮南八公在我國民間文化中的重要性要高過淮南王劉安。其所以如此，我認爲正是因爲八公撰具了千古文化名著《淮南子》。

還有幾條證據：一、《淮南子·要略》：「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如果《淮南子》是劉安本人所撰，《淮南子》就斷不會稱本書是「劉氏之書」。至少可以確定《要略篇》絕不是劉安所著；二、《漢書·藝文志》：「《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足見劉安請人著書也以《淮南》爲書名。並非書出淮南就是劉安所著；三、《漢書·淮南王傳》：「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戈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可見《漢書》也不曾言《淮南子》是劉安所著，而是其賓客所撰。

(三)

先秦兩漢的淮南地區是楚文化的大本營，《淮南子》是楚文化的集大成之

〔註 12〕參看《水經注》「肥水」節。袁珂《中國神話大詞典》（四川辭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 頁《八公山》條。光華按：袁珂乃神話學名家，而此條言及八公姓名僅據縣志，不徵引高誘《敘》，也不提干寶《搜神記》、葛洪《神仙傳》，粗疏淺陋，匪夷所思。

〔註 13〕關於『八仙』的考證參看浦江清《八仙考》，收入《浦江清文錄》，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9 年版；又收入《浦江清講古代文學》，鳳凰出版社 2010 年版。

作，是對先秦諸子百家學說很好的總結和昇華，是我國文化上的一顆明星。唐代劉知幾《史通·自敘》稱譽：「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正因為如此，對《淮南子》進行訓詁學和校勘學的研究實為極端重要的基礎工作。自清朝乾嘉諸老潛心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學術界對《淮南子》的研究已有很大的進展。迄今為止，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王念孫《淮南子雜誌》、劉台拱《淮南子補校》、顧千里《淮南子校補》、俞樾《淮南內篇平議》、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詁》、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吳承仕《淮南舊注校理》、楊樹達《淮南子證聞》、馬宗霍《淮南舊注參正》、王叔岷《淮南子斟證》、鄭良樹《淮南子斟理》、于大成《淮南子校釋》、張雙棣師《淮南子校釋》、何寧《淮南子集釋》。諸家各有成就，互有發明，然而對《淮南子》的訓詁和校勘至今未能臻於至善。

當今江東學者蕭旭先生慨歎《淮南子》一書意蘊弘深，通貫非易〔註14〕，憂懼先聖之微言精義將墜於後世。乃發奮精勵，究心《鴻烈》，網羅資料，鉅細靡遺，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徧考異文，審慎抉擇，堪稱「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註15〕；精治訓詁，疏通文義，信能「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為津」〔註16〕。多歷寒暑，不辭繁劇，終造作《淮南子校補》一書，凡六十餘萬言，其廣博深邃足以上追清朝大儒王念孫的《淮南子雜誌》。此書以《道藏》本《淮南子》為底本，對此前所有關於《淮南子》的注釋校勘予以全面地審視，對前賢之說了然於心，然後對其疑似者釋之，不足者補之，詿誤者正之，窒礙者通之，分歧者抉之，妖妄者剔之。義皆得自胸襟，正所謂「謝朝華於已披，起夕秀於未振」〔註17〕，絕無掠人美辭之嫌疑。此書對

〔註14〕《西京雜記》卷上：「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楊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公孫宏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亂引典籍，顛倒錯謬，竟稱：「楊氏《法言》曰：《淮南子》一出一入，字直百金。」不知楊雄之語不出於《法言》，而出於《西京雜記》；『字直百金』不是楊雄評價《淮南子》的話，而是公孫宏評價自己的《公孫子》的話。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第1499頁《淮南子總評》完全抄錄《古今圖書集成》，僅作標點，不加考證，可謂疏於檢點。

〔註15〕語出陸機《文賦》。

〔註16〕語出陸機《文賦》。

〔註17〕語出陸機《文賦》。

《淮南子》的校勘和訓詁成就巨大，自成一家之言，足以匡補前修之未逮。若起王念孫於九原，亦當感歎其道不孤。此書發現了前人所沒有發現的許多問題，解決了張雙棣師《淮南子校釋》、何寧《淮南子集釋》所遺留的許多疑難。信為今後閱讀研究《淮南子》所必備之參考書。

蕭旭先生苦心孤詣、學風嚴謹，沉潛學術，不羨虛名，追慕高郵之學，深得乾嘉遺風。我閱讀蕭先生此書，震懾於此書之精湛弘深，極有裨於國學，信淮南之功臣，訓詁之矩範。我相信閱讀此書的學者定能從中發現瑰寶，絕不會空手而歸。

龐光華

2012年1月10日



目 次

第一冊

《淮南子校補》序 方向東

關於《淮南子》的幾個問題——蕭旭《淮南子校補》

序 龐光華

引 言	1
《原道篇》校補 卷第一	3
《俶真篇》校補 卷第二	47
《天文篇》校補 卷第三	93
《地形篇》校補 卷第四	103
《時則篇》校補 卷第五	109
《覽冥篇》校補 卷第六	123
《精神篇》校補 卷第七	139
《本經篇》校補 卷第八	157

第二冊

《主術篇》校補 卷第九	179
《繆稱篇》校補 卷第十	239
《齊俗篇》校補 卷第十一	277
《道應篇》校補 卷第十二	327

第三冊

《汜論篇》校補	卷第十三	379
《詮言篇》校補	卷第十四	419
《兵略篇》校補	卷第十五	443
《說山篇》校補	卷第十六	501
《說林篇》校補	卷第十七	545

第四冊

《人間篇》校補	卷第十八	601
《脩務篇》校補	卷第十九	629
《泰族篇》校補	卷第二十	685
《要略篇》校補	卷第二十一	721
附錄一：《淮南萬畢術》輯證		743
附錄二：《淮南子》古楚語舉證		781
附錄三：主要參考文獻		839
後 記		847